

垄上读诗

阳光灿烂的日子

——读杨娅娜诗集《节令的风吟》

□ 阎雪君



的时光里,像花朵那样拼尽全力绽放,把生命活出独有的灿烂与热烈,便成了诗人至今仍在不断思考并试图用诗歌去回答的命题。

我与娅娜一南一北,至今没有见过面,对于她的创作心路历程,也是通过两个人的电话交流和她的作品得知的。

这本《节令的风吟》是杨娅娜的新作。在书中首先可见她对一朵花绽放的惊喜:“身裹梅香,春风的甜融/融化我心中的雪。”

于,大家渐渐明白,所有生命的存在本就短暂,如同花朵逃不开凋零的命运。而如何在有限

的时里,直至看见一朵花/在字里行间醒来。”娅娜将诗歌创作比作播种,更期待在孩子们心中开出文学之花。

诗集还记录了杨娅娜旅行与思考的轨迹。《遇见阿勒泰》记录了新疆之行的感悟:“我成不了李娟/却无意间行走在她的文字里。”

《节令的风吟》,以百姓视角、百姓话语、百姓情怀,从时代之变、国家之进、人民之问中,展现了她所工作和生活的家乡的历史之美、山河之美和文化之美。

阎雪君:中国作家协会第八至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第一至三届主席、中国金融文学杂志主编

书里/直至看见一朵花/在字里行间醒来。”娅娜将诗歌创作比作播种,更期待在孩子们心中开出文学之花。

诗集还记录了杨娅娜旅行与思考的轨迹。《遇见阿勒泰》记录了新疆之行的感悟:“我成不了李娟/却无意间行走在她的文字里。”

《节令的风吟》,以百姓视角、百姓话语、百姓情怀,从时代之变、国家之进、人民之问中,展现了她所工作和生活的家乡的历史之美、山河之美和文化之美。

阎雪君:中国作家协会第八至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第一至三届主席、中国金融文学杂志主编

书香一瓣

阅世·阅自己

□ 张元丽

在课堂上和学生们探讨“阅读”主题的作文,我细数着古今文人与经典篇章。讲着讲着,心中竟不断生出新的感悟——原来温故而知新,从来不止于读书,也在育人的过程中悄然发生。

文字本就是一扇窗,推开它,便能望见时光的辽阔,阅读恰似一场远行,一路走下去,自会懂得人生的多样。

我有时也会深陷教学的压力,心中满是困顿与忧思:如何让学生既学懂知识、夯实基础,又能真正有所启发、举一反三。

我越发觉得,读书真能悄悄改变一个人的心境。三毛曾说,读书多了,容颜自然改变。

手不释卷、令人刮目相看的吕蒙,总让我深深触动,他起初疏于学习,后来听从劝告,刻苦自修,再见面时已让人另眼相待。

最近重读古典诗词,杜甫笔下泰山之巅的云海突然有了新的隐喻。我们何尝不是在成长的征途上,向着心中的高峰一步步奋力攀登?

阅读让我渐渐明白,教学本身也是一场阅读。读学生眼底的懵懂与光亮,读自己一路的坚守与成长。

热爱文学,所以执着

□ 王克凯

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,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,是对美的体现。

很多时候,写文章并不是想拿去发表,更不是想当一名作家,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。

从事文学创作一定要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和独特的思想见解,从自己身边所熟悉的经历中挖掘写作素材。

文学就是人学,这句话的实际意义是说文学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,它就是人的生活的一种再现或表现形式。

写作需要一种心境,需要良好的生活状态,必须全身心投入,用全新客观的思维方式去认识自我。

文学作品的主题内涵不是靠单一的空洞说教,而是由塑造栩栩如生、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展现。

放下书本,走出小屋,投入大自然的怀抱,对着蓝天白云吟上一段唐诗宋词,抒发一下心中韵味悠长的情怀。

热爱文学,所以执着,坚持梦想,因而勇敢,让每一个文学梦想都纵情绽放!

新书推荐

从文字本义出发,读懂真正的《论语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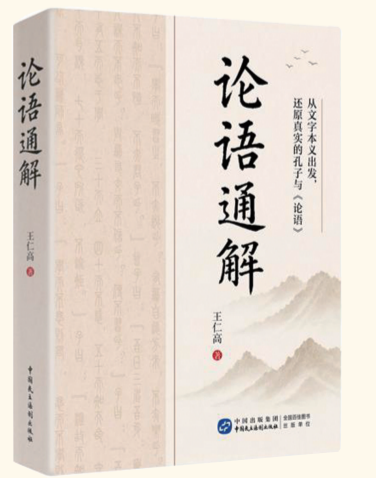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,《论语》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一部书。“学而时习之”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”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……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句,很多人从小就背得滚瓜烂熟。

有人觉得《论语》太碎、太散,像一条条互不关联的语录;有人觉得许多句子“看着懂,其实不懂”;也有人发现,自己虽然读过不少遍,却始终停留在“会背名句”的层面。

近日,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《论语通解》,正是一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《论语》解读著作。

在经典阅读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今天,《论语通解》的出版,无疑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路径。

《论语通解》的出版,无疑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路径:不是停留于背诵名句,也不是简单消费“国学热”,而是真正从文字本义出发,重新走近孔子,重新理解《论语》,重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历久弥新的思想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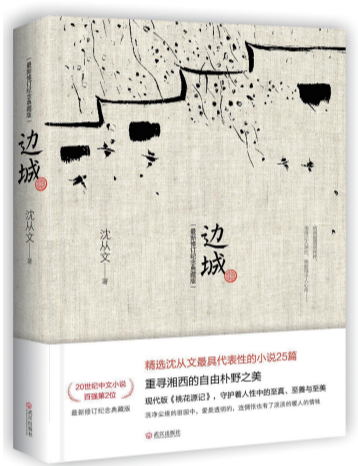


读书心得

于山水间,藏一抹温润的怅惘

——湘江河畔读《边城》

□ 李宏



读《边城》,我总想起一个字——“润”。

这润,是山水酿的。那是怎样的一方山水呢?清可见底的河水,照着往来的人影与云影;一个简单的渡口,一根竹缆,便连起了此岸与彼岸。

读书人的心。

我读《边城》,总想起家乡的湘江河。它比西水宽得多,江面阔阔的,风一吹,浪势沉沉。

这润,更是人情浸的。摆渡的老船夫,五十年如一日,不肯多收一个铜子。

书里有两处笔墨,像细密针脚,轻轻钉在心上。一处,是雷雨将至的夜里,老船夫留给翠翠最后的话:“不要怕,要硬扎一点。”

另一处,便是那个深入人心的结尾。渡口还在,渡船还在,翠翠也还在。她静静守着渡口,等着

那个人,也许永远不回来,也许明天回来。

这份等待,没有凄厉悲怆,也没有甜腻幻想。已然沉淀成生活本身,是与命运和解后的安然宁静。

如今再读才懂,《边城》写的,从来不止一段无疾而终的情愫。动荡年月里,沈从文以文字为怀,小心守护着国人骨子里的人性之美。

在步履匆匆、人心纷扰的当下,那座遥远的边城,那份清澈凝望,反倒成了一帖静心良药。

湘江河上的轮渡早已停航,桥上车流不息,取代了往日突突的机声。

她等的归人,我等的那声汽笛,都是再也回不来的过往。

那座边城,那份怅惘,静静泊在时光对岸,化作每个人心底,一抹温润绵长的乡愁,岁岁年年,永不干涸。

断扇与团圆

——从《桃花扇》到《南桃花扇》

□ 李清雅

在中国古典戏曲的谱系中,“大团圆”几乎成为一个审美惯性。才子佳人历经磨难终得圆满,善恶昭彰天理循环,似乎成了观众与读者最基本的心理契约。

《桃花扇》结尾安排侯方域与李香君在栖霞山相遇,这原是最具戏剧张力的团圆契机。

《桃花扇》结尾安排侯方域与李香君在栖霞山相遇,这原是最具戏剧张力的团圆契机。

顾彩的《南桃花扇》则走了另一条路。据《曲海总目提要》记载,其结局是“香君归其家,于是挈归故里,永谐伉俪焉”。

两种结局,实际上是两种创作伦理的较量。一是以历史真实为圭臬,艺术的力量不在于提供麻醉剂,而在于让人直面不可挽回的损失。

真正的爱情即便没有神话般的圆满,也有着动人心魄的力量。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梦,而是疲惫时的一句安慰,是迷茫时的一份陪伴。

没发生。这种“不可补救性”正是悲剧区别于正剧、喜剧的核心品格。

反观《桃花扇》,其团圆结局看似圆满,实则消解了历史的严肃性。它让观众舒服地离开剧场,却不再去掂量“兴亡”二字的分量。

一把桃花扇,给了世人两种不同读法。断扇入道,是对历史与人性双重困境的清醒承认;借老归隐,是对尘世愿望的温情妥协。

观影札记

爱情没有神话

□ 王新山

我们总喜欢把爱情描摹成云端的神话,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,是跨越万难的圆满,是一眼万年的永恒。

电视剧《爱情没有神话》没有霸道总裁的极致偏爱,没有一见钟情的宿命邂逅,也没有误会解开后皆大欢喜的童话结局。

真正的爱情即便没有神话般的圆满,也有着动人心魄的力量。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梦,而是疲惫时的一句安慰,是迷茫时的一份陪伴。

不完美,用心去靠近、去珍惜、去接纳彼此的过程。

电视剧《爱情没有神话》褪去了神话的华丽外衣,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,没有不切实际的承诺,以最细腻的笔触,书写着爱情最动人的真谛。

世间本就没有爱情神话,唯有藏在烟火人间里真挚、克制、清醒且温暖的,实实在在的愛情。褪去浮华的表象,恰恰是爱情最动人、最恒久的模样。